陳書

八

〔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本陳書

八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再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陳書三十三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七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其傳業者甚衆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

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摠以五經教授唯國學乃經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釋奠先師躬親試冑申之讌語勞之束帛濟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衞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

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膂力
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
竝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
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
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東宮
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
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
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嵊共保吳興嵊敗
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

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
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
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
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泰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
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
文阿輒弃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
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
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

敕之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即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

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墍夏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

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万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儐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

鄉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

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
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
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
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員
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
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
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内因欲迎喪
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
者爲至月末除靈内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禮

申晉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

葢禮之主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
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
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
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
依時釋縗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
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剋愚謂宜依東關
故事在此國內者竝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
喪柩得還别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
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

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庭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壽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禄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

輕請集八座丞郎幷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
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録尚書集衆議之都
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
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
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
一人坐殺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
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偷
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
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

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者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

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箸制於事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

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
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
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
制寛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寛猛寔異處
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
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
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
承天祖沖之暅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
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

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到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五是少日於

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袞少聰慧遊學京都

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
備年十九梁武帝勑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
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
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
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
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
屍而殯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大學博士梁
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
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

義閒以劇談摘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慴氣
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擿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
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員外散騎侍郎又
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為江州長史仍
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
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没于
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王府
録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袞於梁
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

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偘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爲威戎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

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
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
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
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
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
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
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
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

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

自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爲尚書儀曹郎後爲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

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
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
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
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
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
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
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
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詣湘州以疾卒時

年七十四綏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
郎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廬陵王府録事參軍尚
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
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
為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
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
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
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

等仍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毋有錯綵經帕
即毋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
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
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
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
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
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
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
平歷臨安令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

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
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
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
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
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
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
見張譏在席使人懔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
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
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

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温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宫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宫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

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吴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眞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人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illegible］義梁太子詹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爲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爲賓客尋補五經博士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

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
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
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
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
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
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
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總齊尚書祠
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脩立好

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
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
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
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
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
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
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
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

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
難侮歌樂巳細鄭伯於是前亡千戚舞而有苗
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
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巳梁太清季年數鍾否
剥戎狄外侵姦回內釁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
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
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脩裒成之祠弗
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
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杖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

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
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
亨冝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
宫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
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
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
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
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轄駕列庭青
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

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
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
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
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
深以烱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
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
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筭輕
獻瞽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
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

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年除灒令入爲尚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勑治五禮掌策文謚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貟外散騎常侍光禄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

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毎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箸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隋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員外散騎常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

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
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
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
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
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
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
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
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
吴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

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
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員外散騎侍
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
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
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
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
如故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
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
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爲

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中録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内參軍王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為秦王府東閤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

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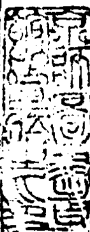
平鄭子眞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
並不就乃築室屛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
業者蓋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
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
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
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列傳第二十七　陳書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陳書三十四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藻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 弟瑜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

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晃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

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祿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幼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略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勑勉撰定儀註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及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

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敎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仍侍臨成公讀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學限内博士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哥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侯景反之偉逃竄山澤及高祖爲丞

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啓求解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獎不敢廢官皇曆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竟朝皆讓誠不可

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優勑不許尋轉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勑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棺一具剋日舉哀之偉爲文不尚浮華而温雅博贍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

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西奔荆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吴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敕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顧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閒必宜諮稟及龕誅晃歸世祖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録事兼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三年

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謚曰貞子并賜墓地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有集二十卷

江德藻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尚書倉部郎中父革梁度支尚書光禄大夫德藻好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産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聞其才召

爲東閤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爲南兗州治中及高祖爲司空征北將軍引德藻爲府諮議轉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王長史陳臺建拜尚書吏部侍郎高祖受禪授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頃之遷御史中丞坐
公事免尋授仁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
縣出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
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
所著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
尚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潁川鄢陵人也祖佩玉宋長沙內
史父彌梁長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
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

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尋
而爲眞出爲安吉令遷鎭東邵陵王府限外記
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及世祖爲
吳興太守以持爲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
帝文帝剋張彪鎭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
縱失民和爲山盜所劫幽執十旬世祖遣劉澄
討平之持乃獲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
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
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戶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

受其餉遺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爲宣惠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還爲給事黃門侍郎除稜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遷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二詔贈光祿大夫持善字書毎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之六世孫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

求興之究山即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
令冗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
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
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
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爲
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
參軍兼太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
初爲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
州會梁邵陵王自東道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

辯之襲郢州世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
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烱對掌書記府朝
政務一以委焉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
亭奉牋辭府僚辯答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
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
況久羈驥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闇期寄實深旣
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棲鵷常以增歎夕郎
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
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

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慙無已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具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初高宗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詐高

宗問亨亨勸勿奉詔高宗即位拜衛尉卿太建
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
亂失亡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
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尚書度支
侍郎
褚玠字温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
與謝朏江斅劉俁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
中吏部尚書諡貞子祖澐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
舍人玠九歲而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

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
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豔靡起家
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散騎
常侍聘齊還為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
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
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
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
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
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

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啓臺高宗手勑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二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

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頃之以本官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于官時年五十二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獸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

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追贈秘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子亮有才學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

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昇講座勑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又除武陵王安西府刑獄參軍事

大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侯景之亂之敬率領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勑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陷仍留廣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賞接累遷鄱陽王中衛府記室鎮北府中録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

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毎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官至中軍吳興王記室

陸琰字温玉吏部尚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

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及至鄴卜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爲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子寧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毋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舉哀加其賻贈又自製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

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
成二卷有弟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騎
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
學士兄琰時爲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
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宮臣竝
賦詩命瑜爲序文甚贍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
母憂去職服闋爲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
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

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彊記一覽無復遺
失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
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
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
太子為之流涕手令舉哀官給喪事并親製祭
文遣使者弔祭仍與詹事江揔書曰管記陸瑜
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
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
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靡沸書史殘缺禮樂崩

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
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
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
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
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
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
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閒作
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
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

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
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竝留情致
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
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泣
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
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二年追贈光
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玠字
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
文舉秀才對策高第吏部尚書袁樞薦之於世

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宮聞其名徵爲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珍爲之流涕八年卒時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賵贈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悟後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才起家爲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歷

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
尋遷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司
徒左西掾又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
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參
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洩禁中語詔賜死時年
四十二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
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
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

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
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總
戶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徹容者勢位隆
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
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
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
稱之會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
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
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

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
衆因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
守劉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爲記
室參軍梁敬帝冊琳爲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
議參軍領記室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爲中書侍
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
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治即壽春也及衆
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
曹史柳咸賫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庭有隙及

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
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
太建八年除中衛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
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
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
跡足以埀鑒戒定襃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
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
卷號曰梁典其序曰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繼年
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

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

末尋宗討夲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
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
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内寔云
邠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世不常夷時無恒治
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敘亂洎高
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
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
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
勲有屬今以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

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令以如千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令以如千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曆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是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

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

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
三千餘卷試策高第尚書板補梁河東王國右常
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中出爲候
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伯陽浮海南至廣州依
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吳郡天嘉二年詔
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
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
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建初中
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

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
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删等爲文會之友後有
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
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及
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
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
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
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
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及新安王還京除

臨海嗣王府限外諮議參軍十一年春皇太子
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
爲辟雍頌甚見佳賞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
軍事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
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
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
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
贊賞之簡文雅尚學業每自昇座說經正見嘗

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大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欽憚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鎮東鄱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箸士如故太建中卒時

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撙梁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父彥高梁給事黃門侍郎凝幼聰晤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辭尤工草隸天嘉四年釋褐受祕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除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緝

治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
尋授寧遠將軍掌書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
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
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高宗常謂凝曰我欲用
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
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
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
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日譖之於高
宗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後主嗣位授晉安

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醼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即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

子君知頗知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
寧遠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
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
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
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
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毀瘁號
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湖
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

而風息人皆以爲孝感之至焉世祖即位除輕車鄱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年轉雲麾新安王府記室參軍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遷鄱陽王中衛府録事轉晉安王府記室箸士如故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産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伏其廉遷衡陽王府中録事參軍入爲尚書祠部郎遷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

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
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主
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
談讌賦詩賜遺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
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脩山
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禎明三年入于隋
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而卒時年五十
九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
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

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
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
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
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
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録事參軍世祖嘗讌羣
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讌使賦
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累遷
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

集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如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列傳第二十八　陳書三十四

江德操字德藻或本江德藻字德藻疑

列傳第二十九　陳書三十五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

山太守荆州陷曇朗兵力稍彊刼掠隣縣縛賣
居民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
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
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
踰嶺歐陽頠爲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黃
法氍又報法氍期共破頠約曰事捷與我馬仗
及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頃欲相
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濟頠乃送
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氍

乘之頠失援狼狽退衂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婚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紹泰二年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游騎將軍尋爲持節飆猛將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欽等隨余孝頃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持節通

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戶
給鼓吹一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勱
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
文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
所部諸將據新淦縣帶江爲城王琳東下世
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
氍欲泝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
與法氍因帥南中兵築城圍之絕其與琳信

使及王琳敗走曇朗黨援離心迪攻陷其城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懸于朱雀觀於是盡收其宗族無少長皆弃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並怨望乃相率殺續

推迪爲主迪乃據有臨川之地築城于工塘梁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戶紹泰二年除臨川内史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領臨川内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

爲變因厚慰撫之琳至溢城新吴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徼糧餉猛等與余孝頃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并虜其人馬迪並自納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戶給鼓吹一部世祖嗣位進號安南

將軍熊曇朗之反也廸與周敷黄法𣰰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廸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廸趑趄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廸至是與黄法𣰰率其所部詣闕世祖録其破熊曇朗之功並加官賞廸聞之甚不平乃隂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廸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别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爲皎所擒三年春世祖乃下詔赦南川士民爲廸所詿誤者使江州刺史

吴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討迪於是尚書下符曰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爲盛信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鸇競逐葅醢極誅自古有之其來尚矣逆賊周迪本出輿臺有梁喪亂暴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獸符夘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款國步艱阻貢微効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

始貳蕭勃末夷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甚定既安反側江郢紛梗復生攜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言迹不副特以新吳未靜地遠兵彊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械俘虜士民並曰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光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嶽富貴隆赫超絕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勢猶脣齒彭亡之禍坐觀難作

階此釁故結其黨與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
扉屨糇糧悉以資寇爵號軍容一遵僞黨及王
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綱恢弘弃之度外璽書綸
誥撫慰綢繆冠蓋縉紳敦授重疊至於熊曇朗
勦滅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氀之元功安西周
敷之効力司勲有典懋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爲
仇讎悖禮姦謀因此滋甚徵出湓城歷年不就
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亡招集不逞中調
京輦規冀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擁遏二賈

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加
應援謂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
妻息分襲湓鎮稱兵蠡邦拘逼酋豪攻圍城邑
幸國有備應時剪殄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
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
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並破賊徒剋全郡境持
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豫章太守
西豐縣侯周敷躬捍溝壘身當矢石率茲義勇
以寡摧衆斬馘萬計俘虜千羣逋方收餘燼還

固墉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侯法𣰰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王命前率義旅旣援敷等又全子隆裹糧擐甲仍躡飛走批羆熊之旅驅馳㦸電振武之衆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雖復朽株將拔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絕根在於未蔓撲火止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宜是資英果今遣鎮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

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
又遣前吳興太守胡鑠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
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
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
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
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吳縣侯吳明徹樓艦馬步
直指臨川前安成內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
貴南康內史劉峯廬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內史
闕慎並受儀同法氍節度同會故郡又命尋陽

太守華晈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陁平西將
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並率貔豹逕造
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湘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
戈船蔽水彀騎彌山又詔鎮南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歐陽頠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
右率遂衡州刺史侯曉等以勁越之兵踰嶺北
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脫稭誅更淹旬晦司
空大都督安都巳平賊異凱歸非久飲至禮畢

乘勝長驅勦撲凶醜如燎毛髮巳有明詔罪唯
迪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別
格執迷不改刑茲罔赦吳明徹至臨川令衆軍
作連城攻迪迪相拒不能尅世祖乃遣高宗揔督
討之迪衆潰妻子悉擒乃脫身踰嶺之晉安依
于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
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
民皆迪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
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也百姓皆弃本

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竝分給田疇
督其耕作民下肆業各有嬴儲政教嚴明徵斂
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
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
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
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鈎訥於言語而襟懷信
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竝共藏匿雖加誅戮無
肯言者昭達仍度嶺頓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
迪復收合出東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鎭東興以

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迪詳兵大敗虔

化侯陳訬陳留太守張遂竝戰死於是迪衆復

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迪又與十餘人

竄于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後遣

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

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迪迪自効因使腹心勇

士隨入山中誘迪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

京都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箸姓異善自居處

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
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
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
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
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京城陷異隨臨城
公蕭大連大連板爲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
略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衆並患
之會景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
以其衆降于子仙是時大連亦趣東陽之信安

嶺欲之鄱陽異乃爲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績爲景所誅異獨獲免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元帝以爲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

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戶其年遷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戶餘並如故又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世祖即位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爲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

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啓遜謝是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喻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於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詔曰昔四罪難弘大嬀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爲時蠹事非獲已逆賊留異數應亡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羣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

恒持於百息中歲密契番禺既弘天網賜以名爵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葺面王琳竊據中流翻相應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為東道之主人結附凶渠唯欣禍亂既祆氛盪定氣沮心孤類傷鳥之驚弦等窮獸之謀觸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遒侍子還朝隗囂之心方熾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慝披襟解帶敦喻殷勤蜂目彌彰梟聲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縉邦高胄腴稽南馭曠永割王賦長壅國

民竹箭良材絶望京輦萑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甿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依風竝輸侵地三邊已乂四表咸寧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異本謂官軍自錢塘江而上安都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大恐弃郡奔于桃支嶺於嶺口立柵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柵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黨

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并擒异送都
斬于建康市子姪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
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候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
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
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
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
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
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

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竝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竝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候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

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
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
仍命宗正録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
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
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
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
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
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
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

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換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勳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濞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姒啓之命有甘誓之討況廼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疊深四罪者乎寀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諂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綱漏吞舟日月居諸

弃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環珍音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晝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戶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十人保獘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隆周朝會廼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須及嬰孩負谷遷喬孰復為擬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姻自為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

我轂騎防山定秦壑之西部戈船下瀨克匯澤之南川遂敢舉斧並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衂盡殪醜徒毋以罪在酋渠憫茲驅逼所收俘馘並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昊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爲之川藪遂使表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遏絕九賦剽掠四民閭境貲財盡室封奪凡厥倉頭皆略黥首蜑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

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瓌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

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黿鼉爲駕轥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竝即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遥途遘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制掣封豨董率衡廣之

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睹明州刺史戴晃新
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留太守張
遂前安成内史闞愼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
寧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
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
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
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
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

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竝隨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矦法𣱦戒嚴中流以爲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非止肆眚乃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趑趄斧

鉞一臨罔知所赦昭達旣剋周迪踰東興嶺頓
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
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柵昭達深溝高
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簰俄而水盛乘流
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
草閒窘而就執幷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
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
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爲大

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爲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爲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列傳第二十九　陳書三十五

陳寶應傳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恐有誤
潼州刺史李腊或本作季腊或本作李睹疑

陳書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高宗在江陵爲直閤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于穰城高宗之還也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侯邑五百戸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彊梁無所

推屈光大元年除中書侍郎二年出爲持節都
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
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授使持節都督江
郢晉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
年十六政自已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
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內
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
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
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治之朝

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
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
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
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
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
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燒燭
達曉呼召賓客說民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
不飲酒唯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
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自呈答罪

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壥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尋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遷中衛將軍九年除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

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
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
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令
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翫
弄藏之庫中府內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
並即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
起爲中衛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晉世王
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叔陵啓求於梅嶺葬
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

初喪之日偽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日乃令庖廚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侵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捶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並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

媪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韋諒

送其鼓吹與摩訶仍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忘脅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弃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

深迎刺叔陵僵斃于地閹豎王飛禽抽刀斫之十數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狠戾長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鎮九水兩藩甿庶掃地無遺蜂目豺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憂婬樂自恣產子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恒習姦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斲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

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介之地參侍醫
藥外無戚容内懷逆弑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
因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凶
極逆曠古未儔賴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
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城招集
兇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攄
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潴
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制曰
凶逆梟鏡反噬宫闈賴宗廟之靈時從仆滅撫

情語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錄事參軍兼記室韋諒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初隨高宗在關中頗有勤効因藉叔陵將領歷陽衡陽二郡信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焉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將軍粲之子也以學業為叔陵所引陳智深以誅叔陵之功為巴陵內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為下嶲太守封新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

軍賜金各有差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龜胷目通精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邑二千戶廢帝嗣立爲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城琅邪二郡太守尋入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太建元年進號智武將軍尹如故秩滿進號翊右將軍尋授使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平東將軍吳興太守四年入爲侍中翊前將軍遷

安前將軍中領軍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高宗毎矜之特加賞賜伯固雅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轝至於草閒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高宗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入朝又爲侍中鎮右將軍尋除護軍將軍其

年爲國子祭酒領左驍騎將軍侍中鎭右並如故伯固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嚴苛國學有墮遊不脩習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二年領宗正卿十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謿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

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出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遁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同趣白楊道臺馬客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曰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以庶人禮葬又詔曰伯固隨同

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恒典但童孺靡識兼預葭莩寘之甸人良以惻憫及伯固所生王氏可竝特宥爲庶人國除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于黎獻莫不嫡庶有差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轘磔形骸未臻其罪汙瀦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列傳第三十　陳書三十六

始興王傳王飛禽除伏波將軍或本作仗後將軍疑



跋

右陳書爲宋眉山刊本七史之一舊藏北平圖書館存者僅二十一卷嗣中華學藝社由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影得同式印本因乞補配於是全書無一明修版靜嘉藏本吳興陸氏皕宋樓舊物也武英殿本孫人龍跋古本既不可見國子監所存舊板舛訛殊甚翟鞏等篇末所疏疑義亦無一存云云按汲古閣初印本列傳第二十八第三十尚存二條陸氏跋謂汲古削其校語恐所見者爲後印之本又云卷一卷三卷九卷十六卷二十八後皆有校語此卷數陸氏皆指大題卷二十八當爲列傳第二十二然宋刻是卷實無校語疑陸氏誤認小題爲大題實卽

列傳第二十八也是本於毛陸二氏所見六條外又增列傳第二十九一條洵爲無上秘笈矣陸氏指汲古本訛字三則又卷二十二錢道戢傳脫二十五字所藏宋本足證其誤是本均同余請更舉數事以爲之佐是本本紀第四光大二年章昭達進號征南大將軍下不脫中撫大將軍新除征南大將軍十二字列傳第二十四顧野王傳野王又好丹青下不脫善圖寫三字第二十八陸瑜傳丁母憂下不脫去職二字又本紀第五太建五年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瓦梁不誤石梁又十一年十二月己巳詔所稱大子秘戲大子不誤太子列傳第十五史臣論蔬菲禪悅禪悅不誤蟬蛻以上所舉均非尋常訛奪

不獨汲古卽北監殿本無不如是彼此互證宋
本之勝實非諸本所能望其項背惜陸氏全書
流出海外國內僅一殘帙然則余之獲印是本
既窺全豹且駕陸本而上之非猶不幸之幸歟
海鹽張元濟